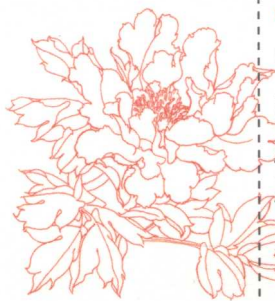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经】中的红颜裂帛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萼黄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恨时决绝，断时干脆。
如风如雨如裂帛的跌宕人生……

高盼◎著



CS2049223

I207.222
026

所谓



在水一方

SUOWEIYIREN
ZAISHUIYIFANG

高盼 著

1502947



诗经中的红颜裂帛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师大图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 高盼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29-04846-4

I. ①所… II. ①高… III. ①诗经—诗歌欣赏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3470号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诗经中的红颜裂帛

SUOWEI YIREN ZAISHUI YIFANG

高 盼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李 子 李 梅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刘 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印张: 8 字数: 171千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846-4

定价: 2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当初红颜裂帛，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如今一抹微微的焚香，竟悄悄点染出江山与佳人的神话。春如花，秋似锦，春秋恰好是匆匆一年却又如花似锦。彼时春秋，时间遥远得快要淡出世人的耳目。那些史卷中的名字早已被打上了时代的符号永久尘封，各国君王们都忙着舞剑和征伐，后宫的妃子佳人抹着粉白的脸——登场表演。或美艳动人，或蛊惑君王，或贤良温婉，或祸国殃民，她们不像后世那些被孔孟思想约束的女人，总是为他人而活，相反，她们生对了时代，活得大胆而直率，再嫁也好，乱伦也罢，出轨又如何，严肃而正经的历史册子快要装不下她们的脂粉和香气了。于是史官看不下去了，一笔落下去，吝啬地只给一个女人一种性情，褒贬分明。君王身边的女人，大多生着漂亮眉眼，但谁又能道尽一个个美如妖孽、艳如尤物的春秋女人的辛酸与苦楚？

女人常被人用茶水进行比喻和消遣，春秋女人若是茶，



定是口味齐全的茶。挑一个紫砂杯，撒几枚茶叶进去，用滚烫的水冲泡下去，让细瘦的叶子慢慢绽开，展现她的本来面貌。遇见合适的人，就让他尝上一口；如果口感不错，则为他泡一辈子的茶。浓烈，清雅，甘甜，微苦，慢慢滋润开，像一朵开在清晨里染了雾气的花。很多女人活得不快乐，那是因为很多时候，她非那人要的那杯茶。

春秋女人，爱时就果敢，恨时需决绝，断时要干脆。如风，如雨，如裂帛。

序 言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部分 悲喜官 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1

在时光里，我们逐渐苍老——《酈风·君子偕老》

2

落雁华颜，苍山漠漠幻离歌——《唐风·绸缪》

13

人间失格，月亮晒出颜色——《陈风·月出》

24

第二部分 错和廊 有种真爱，不过是我，眼角眉梢，一场误会

35

寥寥浮生，为欢数几何——《齐风·载驱》

36

仙鸾彩凤，分作两般衣——《邶风·新台》

47

烟花散落，灰烬尚自温热——《郑风·有女同车》

58

人走茶凉，灼灼桃花为谁盛开——《周南·桃夭》

69

第三部分 沉哀殿 琴瑟和鸣，绝世风景，琼楼玉宇却倒了阵营

81

满目悲凉，纵有笙歌亦断肠——《陈风·泽陂》

82

醉中带笑，欢愉风中调——《郑风·丰》

93

不诉离殇，陪君醉笑三万场——《卫风·淇奥》

102

第四部分 阑珊庭 烟花会谢，笙歌会停，一个人，一座城，一世心疼

113

言笑晏晏，空有当年旧烟月——《邶风·燕燕》

114

月光倾城，一梦觉来心自省——《邶风·泉水》

125

心曲悠悠，雨打芭蕉几时休——《王风·大车》

134

一场花开，可惜馨香手中故——《卫风·考槃》

146

玉人独归，芳草萋萋满斜阳——《郑风·野有蔓草》

156

第五部分 问情巷 爱情不过是一柱迷魂香，将我燃烧成味，成就彼此的凄凉

167

风露无多，一时相欢一时离——《邶风·绿衣》

168

浮生同醉，人生自是有情痴——《卫风·木瓜》

178

奈何桃花，一片幽情冷处浓——《周南·汉广》

189

第六部分 望别台 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

201

山河永寂，一针挑中谁心愿——《召南·江有祀》

202

风中烛火，无情不似多情苦——《陈风·宛丘》

213

一晌贪欢，盛宴终有尽时——《邶风·击鼓》

224

痕眉黛胭，只是当时已惘然——《邶风·终风》

235

第一部分 悲喜宫

绣床斜凭娇无那，
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经中的红颜裂帛

在时光里，我们逐渐苍老

——《邶风·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掣也，扬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继祥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读来阅去才发现，这首诗意在讽刺宣姜虽美如虹，但心却如秽。古往今来，美人大多误人又误国。可与之相反，邓曼并不如此。她本应如小女子一般曼妙起舞，趁着良辰美景，抛撒大把青春岁月。

或者，她应效仿那些倾城倾国的祸水女子，定要在尘世间轰动一回。

可是她却于苍凉的历史卷册里走过两回，回回都预言准了战事情况，分析了治国之道。智商之高，何其聪颖智慧。只是唯独流光太匆匆，她愿意与君子偕老，可她忘记了预言自己的命数。

一 顺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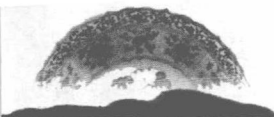
这一年是公元前703年，她在邓国的皇宫里听见了城外兵器的撞击声，声声刺耳。她拖着一袭褶皱的长裙，踱着细碎的脚步在长廊上来来去去。可惜，她不过是一介女流，对国家兴亡无可奈何。

直到楚国的军队杀入邓国宫廷的那一刻，她仿佛听见有人唤着她的名字。她听见自己的亲人用一种几乎陌生的语气对自己说：

“邓国气数已尽，我们把你嫁入楚国，你好好梳洗吧。”

晴空霹雳就这样出现，她回过神来已经坐上婚嫁的马车。那些因为国败而献出公主和亲的事情竟落在了自己身上，她挽着裙子靠在车上静静睡去，梦里是一片刀光剑影，父王母后、王兄姊妹的脸在她的脑海里反复重叠。

新娘子。她静静地想。



楚国的新娘子。她带着几分落魄又不甘的神情，不由得又轻笑了一声。

从楚国联合巴国，到邓国兵败，到割地赔款，到献玉帛，再到送美女，仿佛只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情。她拥有美好如花的颜貌，关键是，她有高贵纯正的血统和聪慧的头脑。最重要的是，她始终是带着邓国人的希望和仇恨去的。

她眼里的楚国，不过是南方疆域里的半姓之国，荆夷之邦。起初周王室分封土地时，给楚国的土地实在是少得可怜。她本是邓国堂堂的宗女，却要卑躬屈膝地去往这块蛮横之地。

顺天命吧，她对自己说。人总是会在走入一个绝境时，幻想出另一个更惨淡的绝境，从而忘却此时的困窘。

邓曼此刻的绝境是一生为邓国的公主，她设想的另一个绝境是楚国会以怎样一种屈辱的方式对待她。然而，这一切都出乎她的料想之外。

楚国国君楚武王站在马车外已经等了很久了，早已听闻邓国公主聪慧有德，才貌过人，此时的他像一个彬彬有礼的文士一样向邓曼伸出了手。因为常年征战并且手持兵器的缘故，那双手满是粗糙的茧子。邓曼低着头怯怯地看着他的手，愣了许久。

熊通，楚国的王，灭掉邓国的敌人，种种身份叠加在一起，这是她的丈夫。

春秋女子大多安分，一旦出嫁总会把身心都交给丈夫，哪怕是有深仇大恨。当然，历史上也有少数的女人不依天命，她们像男人一样勇猛，工于心计，扰得后宫鸡犬不宁。比如后来的骊姬，一生

倾注于复仇的快意，匆匆几十年都消磨在仇恨里。这样悍猛的后宫女子，总显得有点痴傻。女人拖着长长的裙摆，如何斗得过卧马疆场的男人？邓曼却不傻，她尤其聪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她有一张美好的脸。在她抬起头的那一刻，这也许是楚武王熊通第一眼的感觉。谁又知道，他只是淡淡看了她第一眼，便入了迷。

和其他养在脂粉盒里的女子不一样，她还有一个聪慧的头脑。与邓曼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里，即便熊通带着满身的武气，有些顿感愚钝之态，他也能够清楚感觉得到邓曼的灵性。有时候他拥着怀里的邓曼，就像一个心胸开阔的兄长一样张开手臂。江山和美人，从来没有孰轻孰重，他都一手揽尽。

所以，当某一天邓曼闻知自己被那人封为“夫人”的时候，她细细打量着眼前的君王。他满脸笑容地看着邓曼，好像荡漾着春风，他迫不及待地告诉邓曼，你已被我封为夫人。他的脸上或许有几处深浅不一的皱纹，或许满是沧桑的岁月痕迹，与昨天相比，那张脸明明未曾有丝毫的变化，却觉得和昨日不太一样了。

夫人，呵，夫人，她从未想过自己作为邓国的公主居然成为了楚国夫人。自小生于宫廷，她自然知道，春秋的“夫人”不是寻常百姓家的“夫人”，不是只要成为已婚女子就可以称为夫人，只有王公贵族明媒正娶的女人才能成为夫人，而后宫里的其他女人只能叫做姬或妾。

楚武王竟给了自己一个如此的身份。

顺天命吧。她拉开嘴角，浅浅露出一个笑。



二 恩惠

楚国的天空蓝得和邓国不一样，她细细地想。在她蓬勃生长的那些年岁，从来没有遇见任何一处地方和楚国一样，这里的男人悍勇又淳朴，女人则柔情地哼唱着软软的南方小调。

当然，在很多年之后，楚国在临近灭亡的时候却大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只需要一把熊熊的火，项羽就烧掉了阿房宫。

那些都是后人创造的灿烂，而此时——

夫人。

熊通这声称呼更像是寻常丈夫轻唤妻子名字一样，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用自己的款款柔情让作为敌国公主的邓曼明白并接受了她的身份——楚国的夫人。

历史太久远，这楚武王征战自是一把好手，而这场情事是他早早预谋也好，付出了真心也罢，君王的心思本来就变幻莫测，专情在很多时候是一个国君的致命伤。

公元前699年，她忘了去计算这是来楚国的第几个年头。她只是每日晚睡早起，守着本分，扮演一个柔软的楚国夫人的角儿。有的事情本来就难以预测，以突如其来的姿态。在爱情中，女人总是情不自禁地为男人着迷，邓曼也一样，这个她曾经瞧不起的楚国君王竟一点一点地俘获了她的心。

很快，邓曼在历史卷册里留下了两次影子，并且是以一个预言家的身份。她让女性在历史上开口说了话。

这一年，曾经大败绞（一个小国）的楚国大将屈瑕向楚武王建议，此时正是兵卒士气饱满之际，可以去攻打罗国。武王武断，他

不顾骄兵必败的事例，贸然让屈瑕出征。斗伯比年事已高，他看惯了沙场的无常，也明白小将屈瑕的自负。他向武王建议可增援屈瑕的兵力，可武王自觉楚国实力大于罗国，于是将其拒绝。

这本是男人之间的江山之事，城池之争。可武王难掩心中的喜悦，听闻此事的她不禁变了脸色。

他深知她的聪颖，他也知此战必胜无疑。于是武王看着这个如花美人脸色惨白，一时间不知所措。只听他这年轻的夫人慢慢道来：“斗伯比担心之事也是我担心之事，楚国不是畏惧罗国，而是害怕屈瑕轻敌。”

武王默默地看着她，陷入沉思。最终大悟，派了兵增援屈瑕。可惜春秋毕竟不如现在，那时交通不便，山路崎岖，等增援的队伍赶去的时候却收到了噩耗。屈瑕轻敌，被罗军大败，自缢而亡。

这一年，悲喜年，武王望着窗外的天，云块阴暗又低沉。他有他的宏图伟志，悲的是，他损失了一员大将，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喜的是，他有一位可以与他共商国是的美丽夫人。他用他粗糙的手轻轻抚摸邓曼的脸颊，就像抚摸一块价值连城的璧玉。不知邓曼是否给了他安慰，但也许在某个坏天气里，武王轻轻抱着邓曼，梦呓似的叫着她的名字，曼，曼。只是念着名字，便觉得心安。

总要感谢那些为历史人物写书的人，史官凭着良知一挥笔，在《左传》里这样记载下这样一个传奇女子。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



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

历史有的时候也是公平的，因为说出此番言语的竟是一个春秋时期的女人，一个未曾像奔波于政治和战场的男人那样读过兵书的女人。也许看到此处的你是一位以女性情感看事物的女子，不习惯那些政治风雨和国事家亡的笔迹，但对于邓曼，可以静下心来感受一个不寻常女子的魅力。

邓曼劝诫楚武王的那段话实在厉害，后人可以从中读出民众的重要。骄兵不可出征，人应该有忧患意识，即使是现在，邓曼的劝诫也不愧是智中之智。

所以，女人除了爱情，理应还拥有其他珍贵的东西，譬如智慧。智慧不是天生，或者说，智慧很少天生，邓曼的智慧在于她的性情和修炼，邓国之痛给她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和磨难，却同时也给她带来了成熟与精准的判断。

楚武王醉了。在夕阳西下之时，在日出东方之时，在穿越宫廷长长的回廊之时，在看过了众多抹着脂粉的美女之后，他醉得厉害。而年纪正好的邓曼，正是那杯清冽的酒水。他只是在偶然入侵邓国的时候喝了一口，却醉了一辈子。

有时候爱是一种恩惠，就如《红楼梦》里那段几乎被世人说俗的前世今生；黛玉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畔一株绛珠小草，而宝玉是赤霞宫的神瑛侍者。侍者用露水细心浇灌绛珠小草，所以黛玉喜爱流泪，她用这生之泪还前生的露水之恩。黛玉不喝酒，但同时也醉了。

邓曼于楚武王有恩，楚武王亦有爱于邓曼。

有恩有爱，是为恩爱。

三 迟暮

她在不经意间凝视这位如兄如父的丈夫时，蓦地发现武王老了。她的英雄已是迟暮之年。

关于衰老，杜拉斯在《情人》中写道：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无论男女，那些横纵的皱纹必定都是被时间吻过的痕迹。

武王负着双手，满腹心事地踱着步子，一步一个叹息。他壮心不已，可惜人生只有几十载，一段时间用来少不经事，一段时间用来锋芒毕露，另一段时间用来沉淀。武王的光还没有绽放完，他在战场上还不能沉淀作为武器。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准备亲征。他拖着一副年迈的身体走近邓曼。他久久地看着她的脸，像在欣赏一朵美丽的花。他说，余心荡。

即便是一生疆场征战的君王也心里空虚，可幸的是，邓曼全懂他。接下来她的一席话足够让她在青史上永久留名。《左传·庄公四年》曾这样记载：“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

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第一部分 悲喜宫